

【文学】

# 清末诗人郑观应的改良主义与道教信仰

潘 慎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12)

[摘 要] 郑观应是满清末年广东诗人、实业家,其《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由于并不得志而谈玄论道。在郑观应身上,我们看到了满清皇朝统治下的具有爱国忧民胸怀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悲剧。

[关键词] 郑观应;改良主义;君主立宪;实业救国

[文章编号] 1672-2035(2009)04-0091-03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对于郑观应先贤,我并不熟悉,当陈曦钟先生给我《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后,始得拜读。郑观应的诗章有三部分:《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简直就是清末民初的纪实史诗,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在文廷式的序言中有郑观应的一些简单介绍,说他“见其规模天下之大计而不欲仕于朝;总揽五洲之得失而暗然不欲见于世,密而窥之,盖有道者也”。且不管文廷式的评价是否正确,但可以说明郑观应是个胸怀大志,了解国际形势,有独特的见解却又不愿在朝当官,也不愿充当“知名人士”的人,因之而一面愤世嫉俗,想要改革时弊,匡救国家;在“心力交瘁,慨事业之无成”的时候,就谈玄逃世。所以在他身上具有了双重的人格。

郑观应的积极一面是“规模天下之大计,总揽五洲之得失”。首先他投身于实业。郑观应自己也说胸“怀大志”,起初“服贾于航业”,实则并不仅是航业,他干过不少行业,在他的《感赋七律八章藉记身世》中所注,“曾与同志创设机器、织布、造纸、电报、煤矿、开垦、粤汉广州铁路公司、广州总商会,又曾总办上海电报、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钢铁厂、开平矿务局、广东总商会协理、全国商会联合会广东商会代表”等。这些事业,都是实业,这在当时是最最

时髦的行当,也是当时一些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救国事业,即所谓“实业救国”。后来他又干过军务,曾经到敌人的后方去侦察敌情,“继从戎于粤防,旋又侦敌西贡,备兵江左”。又经办过赈灾,可以说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了。

其次在政治制度上,他是个彻底的改良主义者。他向往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欧洲的议院制,他在《阅万国史记感作》中就鼓吹:“欧洲议政院无私,究竟君民共主宜。试看富强英吉利,女皇端拱扩洪基。”欧洲的议院正直无私,富强的英国是女皇统治。而我们中国如何呢?所以诗人忧国忧民地大声疾呼:“时艰今益急,蒿目徒含悲。若不严策励,宁免他族欺?”他又在《与朱晓南观察论时局》诗中说:“政治如英德,何虞外侮横”,又说“慷慨法欧洲”。他始终醉心于泰西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

其三是对官僚们的党同伐异,借公济私(《粤汉铁路感怀》“伐异偏同党,因公以济私”)以及贪污腐化的深恶痛绝,对科举时文竭力抨击,提出要学习泰西的教育办法。他和历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皇帝永远是对的,坏就坏在一批臣子身上。他在《筹赈感怀》中揭露:“嗟彼贪墨者,好利工阴谋。大则肆鲸喙,小亦较蝇头。历年秉权利,聚敛谋亦优。通同互渔利,干没一网收。爱财重于命,头白心未休。”晚清时期,政治腐败,大

[收稿日期] 2009-03-05

[个人简历] 潘 慎(1929-),男,江苏常熟人,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而且一些长时期掌权的大官僚们贪污得更多,直到头白老死都不肯罢手。而一些“衙内”们更是“后嗣罔知艰,冶游趋下流。有时招淫朋,挟妓登酒楼。千金作孤注,一掷如轻沤。衣裳贱罗绮,食品厌珍馐。烟土埋空窍,形状讥沐猴”。文官的昏惰贪墨,诗人认为是由八股时文造成的,他在《时文叹》中说:“……嗣后体格靡,涂泽供覆瓮。经史悉摒弃,墨卷互讲诵。陈陈相剿袭,昏昏如说梦。科场流弊多,师弟交谊重。”有明一代的科第,还能“为圣人立言”,而当前的这种时文,昏昏如说梦,而且互相剿袭,一旦得中,只注重房师、学生、同年等的情谊,拉关系,互相勾结,八股文把优秀的人才葬送了,这种流弊,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超过。他在《绥寇纪略》中读到李自成进北京后,“文士犹谀颂”,认为“一统好河山,八股人才送”,本来应该“前辙既已误,后车宜弥缝”,接受前人的教训,可是满清朝廷依然“循旧章,无人振文统”。文科举是如此,武科举更如同儿戏,“刀石徒玩弄。焉能敌枪炮”,因之他特别推崇欧美的大书院。他在《水陆师学堂各艺大书院博物会机器制造厂栖流工作所皆富强始基急宜创办赋此志感》中说:“泰西大书院,富强之所基。肄业各数途,中各有名师。”在《答黄幼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观察论时事》中说:“更建大书院,聘彼名师传。程式仿英法,所学贵精专。”这种大书院,相当于现代的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材。而满清皇朝的教育制度还沉浸在私塾与科举之中。泰西国家的一些政策也是令人钦佩的,如奖励发明,确立专利制度,“机器求新巧,讨论日孜孜。心裁果独出,国家与维持。专利若干岁,他人莫仿为”。那些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还给以重奖,所以“人材从此出,习俗可转移”。既培养了专门人材,又能移风易俗。工商业也日益发达,税收增多,国库充盈,国家富强。另外,东西尽量不向国外购买,更能避免外汇的流失。设立“工作所”,培养一些穷苦人家的子女,使他们各有一技之长以谋取生活,免得流离失所。这些都是值得别国借鉴的。他也曾经向执政建议赶快创建实行,可惜“吾华惟泥古,八股为儒珍”。一向故步自封的满清当轴只是装装门面而“浅尝试”,结果“所获仅皮毛”,而且撤回留学生。在《赠美国肄业诸生并容沅甫、邝容阶两教习》中说:“诸生游学将成业,公使何因促返槎?”在《赠驻美国副使容纯甫观察》中又说:“诸生海外将成曲,底事吴儿换别腔。”并注明“肄业美国学生已获进步,为吴子登奏请撤回,因噎废食,功败垂成,殊可惜也!”更痛心的是“肄业

美国者”,不仅“所学非所用”,而且“废为闲散人”。(见《中日变法志感》)这种昏聩颟顸的决策,首先在于上层统治者,他们“维新不立宪,变法时纷争。(注:聚讼盈庭,朝令夕改。)”所以他很羡慕日本的明智,“东瀛患贫弱,发愤欲维新。选招佳弟子,负笈到西邻。学优归故国,升迁作元臣。”“翻羨东瀛佳弟子,日新月异愧吾华。”

其三是外国的侵略,丧权辱国。“荷族先侵夺,英邦复搜罗”,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一连串的丧权辱国,“强邻环伺犹堪虑”(见《闻中烽火战感赋》),“群雄各觊觎,权利暗侵夺。俄德窥北轅,法日界南辙。英复图中央,(“或谓俄人西伯利亚铁路、旅顺船坞成,必借端先踞东三省、顺直等省,而后兼并朝鲜,不畏英日阻挠矣。俄起,法亦乘时侵占两广云、贵,更欲与日本争福建。德亦踞山东。凡通商我国者皆思染指。英国欲踞黄海以南上自西藏、下至扬子江昆连省份,浙豫均在内。恐内地土匪蜂起。云南、四川、广东又为英法所必争,西北边界属地又为俄英所必争,四处干戈,死伤必众,商务必衰,何堪设想!”见《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时事》注)围棋布子密。或借港泊船,或租地筑室。或司总税务,或代邮传驿。或为开煤矿,或为训士卒。铁路或包工,国债或借拨”。那时的所谓列强——英法德日俄等国,虎视眈眈,从借港、租界、税务、邮政、开矿、军队教练、铁路、国债等等,真是“措施靡不周”,但都是“欲取故先与”,“阴谋多诡譎”。可恨那些掌握大权的官僚们,“犹自耽安逸”,没有什么好办法,“只用羁縻术”(见《与西客谈时事志感》)。所谓羁縻术,就是一切屈从洋人,割地、赔款,所以诗人又喊出“立宪同坚守,强邻奈我何!”

其四是民智愚昧,械斗、花舫、打醮、迎神、赛会、盗贼遍地……这些伤风败俗、靡费钱财的积弊,都是由于“教养未敷民智蔽”,而“教养未敷民智蔽”(见《羊城感时曾李直绳观察》)则来源于专制制度的愚民政策,他在《读泰西新史感言》中说:“专制重愚昧,愚黔(老百姓)如自缚。自缚手足乖,国势焉不弱。国弱被人欺,大权日旁落。”因而“共和欲民智”,“立宪自文明”。诗人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君主立宪上。

其五是预见到鸦片的毒害。“一自海禁开,外彝肆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海禁宏开,利权外溢……》)在《鸦片吟》中对鸦片的毒害有非常生动的描写,深刻的揭露。诗人“振笔疾声呼”,希望能“晨钟警梦觉”。

其六是对朝廷官府的损害商人、为丛驱雀非常

愤慨。他在《商务叹》中列举诸弊，如开矿被风水所阻，开矿者资金不足，举办无次序，官夺商权，任用私人，人浮于事，熟悉商务的人才被排挤，等等，要“感慨时艰告君父”。

为此他对何沃生、胡翼南的新政书大加击节，在《海禁宏开，利权外溢……》诗中向盛宣怀提出了五点建议：一设学校；二奖励农工商，发展矿务和铁路；三训练将才；四开办兵工厂；五制定法律条文。他也上过《盛世危言》，并得到孙尚书、邓中丞的赏识而同时呈进御览。尽管他大声疾呼“保国即保家”（《书愤》），“时哉勿再失”（《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拟中日在沪开设各种书院》），然而他所怀的“区区意，苍穹眷顾不？”他的“宏愿何时酬？”其结果是“六十年来愿未酬”。

郑观应的消极一面是信仰宗教，特别是道教。诗人在官场中是个“跑龙套”的，不是当彭玉麟的幕僚，就是当别人的副手，并不得志，在事业上几乎一败涂地。他在《余涉历世事备受艰虞聊赋长歌以诫儿辈》写到受童仆之害：“童仆各营私，懋迁资斧丧。”受朋友无信义之害：“同侪惧贻害，谎言求摒挡。厥后竟食言，掉头远方颺。”受小人之害：“落井复下石，无风亦激浪。”受同人的连累：“受累因同人，罹灾占无妄。”别人的债务恐怕连累知己而卖了家产代为偿还，“债主屡构讼，经年未了当。明恐累知人，变产悉代偿”。广东刚开办的织布厂，竟被人阴谋盗卖，还把原契送给使阴谋的人，“斯时适返粤，织布局初创。竟为人盗卖，阴谋不及防。达观无所争，并出原

契饷”。一再“代人认亏帑”，却是“忍耐学吃亏，犹然不原谅”。一连串的吃亏失败，让他看透了世事：“觉来参彻浮生理，得失荣枯一任天。”（《五十自述》）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在受到挫折、不得志而看透世事的时候，必然会走向消极逃世，如隐居、信佛、信道，郑观应并未跳出这个公式，他信仰了道教。这在他的《花甲初度感怀两律……》诗中说得很明白，由于“愿未酬”而信仰道教：“六十年来愿未酬，南辕北辙访庄周。”因为宦海风波而求神仙：“宦海风波怜将相，蓬壶岁月傲王侯。”他本来和大家一样都有匡时救世的雄心壮志，但由于“愿未酬”，所以只好“我欲从师跨鹤游”了。他在访道过程中，也曾上当受骗过，《陈抱一祖师命式一子传谕一济到扬入室志感》有一段描述：“忆遇两术士，自称道法全。约我同修炼，索造丹房钱。誓词应无假，如何信渺然。护师三入室，亦非获真诠。自惭德行薄，叠遇野狐禅。”碰上了假道士，花了钱什么都没有得到，可叹！

郑观应的信仰道教，也有他积极的一面，就是医治自己的哮喘病（气管炎）。在《张三丰祖师赐诗次韵感怀》中说：“惟畏风寒常作喘，尚思丹饵拯衰沉。”郑观应的信仰道教，如果真的碰上张三丰而成仙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不仅能见到郑观应，连张三丰祖师也能见到了。

在郑观应身上，我们看到了满清皇朝统治下的具有爱国忧民胸怀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悲剧。●

【责任编辑 张琴】

## Reformism and Belief in Taoism by Poet Zheng Guanying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PAN Shen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12, China)

**Abstract:** As a poet and industrialist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Zheng Guanying had reformative thoughts as reflected in his poem collection, "Poems by Hermit Luofu Daihe". As a result of failure in official career, he turned to Taoism. From Zheng Guanying, it can be seen the tragic of the times in the patriotic intellectuals who concern about the people under the ruling of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reformism;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save the nation by engaging in industry